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八)

吳 曾 祺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八)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諫伐閩越書 劉安 九

言世務書 嚴安 一二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一四

言王氏書 梅福 一六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一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一九

代滕甫論西夏書 蘇軾 二三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 二五

表

薦禰衡表 孔融 二八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二九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三〇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三一

求自試表 曹植 三一

求通親親表 曹植 三三

讓開府表 羊祜 三五

| | | |
|----------------|-----|----|
| 再上伐吳表 | 杜預 | 三五 |
| 陳情表 | 李密 | 三六 |
| 定諸葛亮故事表 | 陳壽 | 三七 |
| 勸進表 | 劉琨 | 三八 |
|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 | 張慘 | 四〇 |
| 讓中書令表 | 庾亮 | 四一 |
| 薦譙元彥表 | 桓溫 | 四二 |
| 解尚書表 | 殷仲文 | 四三 |
|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 傅亮 | 四三 |
|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 傅亮 | 四四 |
|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 任昉 | 四四 |
| 爲蕭揚州薦士表 | 任昉 | 四五 |
| 爲褚諮議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 任昉 | 四六 |
|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 任昉 | 四六 |
| 齊王進白兔表 | 庾信 | 四七 |
| 齊王進赤雀表 | 庾信 | 四七 |

辭容州表 元 結 四八

論佛骨表 韓 愈 四九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五〇

乞致仕表 歐陽修 五一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五一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五二

進元史表 宋 濂 五三

賀表

賀平鄴都表 庾 信 五五

賀冊尊號表 韓 愈 五五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五六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安石 五七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 鞏 五七

徐州賀河平表 蘇 軾 五八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 肇 五八

謝表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五九

拜中書郎謝表 江淹 六〇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六一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六二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六二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六三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六四

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 六五

徐州謝上表 蘇軾 六五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六五

降表

王衍降表 王 錯 六六

代後蜀主孟昶降表 李昊 六七

遺表

臨命遺表 來 欽 六七

遺表 令狐彰 六八

卷十六

奏議類

策上

賢良策對一 董仲舒

.....六八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七二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七四

平邊策 王朴

.....七七

策略一 蘇軾

.....七八

策略三 蘇軾

.....八〇

策略四 蘇軾

.....八一

策略五 蘇軾

.....八三

制科策 蘇軾

.....八五

策下

敘燕尹洙

.....九四

息戍尹洙

.....九五

兵制尹洙……………九六

臣事蘇轍……………九七

民政蘇轍……………九九

摺

應詔陳言摺 曾國藩……………一〇一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曾國藩……………一〇五

劄子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一〇八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一〇九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歐陽修……………一一〇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歐陽修……………一一一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一一三

乞郡劄子 蘇軾……………一一五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一一八

辛丑延和奏劄二 朱熹……………一一九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朱熹……………一二一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 昉 一三三

牋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任 昉 一二四

對

賀正旦牋 虞 集 一二四

賢良對 鼂 錯 一二四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一二七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一二八

白麟奇木對 終 軍 一二八

雨雹對 蕭望之 一二九

罷珠厓對 賈捐之 一三〇

災異對 谷 永 一三一

對利害三事 陳子昂 一三四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李 綱 一三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五

奏議類

上言

乞許南單于上言 耿秉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諫太子上言 江統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

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覆革鳥。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筭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

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之屬。虧敗國德。貶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擊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

奏議類

章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章 蔡邕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伏猷猷。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忱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

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搃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犇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葦。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爇。耳目昏冒。忝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昂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邱。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効。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慶文帝受禪章 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

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爲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荊州刺史章江淹

珪策停徽。車旗寫曜。襲禮炫衷。迎恩震色。臣聞爵以能委。命以績降。亦有玄雲結吹。褒成燻之厚。朱箱累轍。崇試宰之高。而臣紐組。殞守。要玉備政。績廢江區。聲隘河部。浮榮曠年。叨光賒日。諒以具察輿歌。取鏡民誦。不悟皇德至凝。亭物帷幄。復使承官楚封。祇秩漳土。任班河冀。事亞嶠陝。橫術輻湊。殷民訟積。寧曰明哲。疇克勝寄。雖瀝丹局。終懼蒙咎。不任銘戴匪處之情。

奏議類

書

爲書辭句踐范蠡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圖。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維。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

論督責書李斯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恣不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

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桀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君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臣君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言兵事書 龜 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

論募民徙塞下書 禮 錄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下財察。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懾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隄。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問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譴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

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暈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爲越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盛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海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言世務書 殿 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

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擎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不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言王氏書梅福

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馮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蠻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此一驗也。吐蕃黠獫狁。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於青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禽一戎。誠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取蜀。執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誘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令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執不能舉者。

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出師。趣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卽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執計之。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抔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

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辭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

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饕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

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有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蘇軾 賦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謁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白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爲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尙袁熙。尙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尙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

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吳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會豪。命以爵秩。綦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

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玆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勵勉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

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勦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

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旣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旣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煙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可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

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奏議類

表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強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鶖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竄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騷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表後主 請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存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求自試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覲。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抔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敍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者。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讓開府表羊 詰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再上伐吳表杜 預

羊祐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

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繇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陳情表 李密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焚燒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定諸葛亮故事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

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勃海公臣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逸西都。敢肆犬羊。凌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之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願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慮之

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竅。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俊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 庚 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闕。出總六軍。十餘年閒。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讒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

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爲之敵。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閹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除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皆使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桓 溫

臣聞太朴旣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

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解尚書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味僞封。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是以黽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逕。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墮頓。鍾簏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

秦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旣開剪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尙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讀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遽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尙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

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詛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蕭揚州薦士表 任 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疎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求。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與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矚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爲褚諮議羨讓代兄襲封表

任 昉

臣羨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 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鷓鴣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薜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齊王進白兔表 庚 信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鑿入貢。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次能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輿頌。效異披圖。尊敬之迹。旣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隳行。實從陝略。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鳧藻。踊躍之情。云云。

齊王進赤雀表 庚 信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尙論秦霸。建章鶴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敏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

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州清水郡阿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鄠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卽事而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恆慶。不任臆藻之至云云。

辭容州表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慙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竄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奉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躪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

遇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己。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邱。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禧。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乞致仕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自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

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爲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尙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或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行荒疎。凡百事爲。皆出天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

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閣書祕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弃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旣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願以驚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瘠。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進元史表 宋 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度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化家爲國。肆宏遠之規模。成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鼓蠱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關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眞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燾。臣曾魯。臣趙方。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篬。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惕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誠。難逃疏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末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

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奏議類

賀表

賀平鄴都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妣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

賀册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盜藥竊興。神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驅士衆。閉守城闔。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安石

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竊以闕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尙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鞏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辟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效見於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踴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汚邪之收。充於倉廩。關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閑廐。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闕。前世議太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隲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寔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參

稽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獨罪皆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歧嶠。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寢深。莫侍甘泉之祠。獨歎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薄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汗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而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鞏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屬在熙朝。卽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祇遙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

濡露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遵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牲博碩。籩豆靖嘉。元龜大輅之旅。陳篆穀錯衡之輻。漆并柯共柢。按圖謀而充庭。鬢首貫胸。衽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增授萬年之策。尙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極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縲。囚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奏議類

謝表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章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尙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閒。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叢爾之生。尙不足委。區區本

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躋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忿。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依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拜中書郎謝表 江淹

榮鬱兩臨。恩倣交鏡。悄然擘魂。迺懼迺逝。臣聞汝潁之金。或揚采於四豪。江淮之珠。已馳光於七貴。皆聲不妄美。第豈虛立。未有伎慚湘。與蒙送目之賞。工謝綵輪。竊歸風之價。臣幼乏篆刻。長睽圖史。智罕効官。志闕從政。方遽求振風。長憂凌雨。不悟遭社鳴之屬。際河清之會。玄雲素霞。必駕蓬萊。白鬣駢鱗。咸蒙解遂。仕通物任。官登郎掾。此實耀靈之私照。而微臣之厚幸也。仰惟皇衢大融。氣品呈觀。西傾棧山。東鯁航海。故奇士端威。異人馨折。皆相望北闕。待詔南宮。而臣學無利博。文有伎害。迺影裾頓屣。伏黃扉之右。曳纓轉笏。居青璣之前。訪德於姑射。聞道於崆峒。伊臣之願。過爲信矣。昔望都才麗。爵乏上班。長岑聞靡。身終下秩。愚臣方古。悠然已泰。內燭徘徊。眇不識屆。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己戴恩。旣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叩內署。旣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報補。所宜遠貶。以肅具僚。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直遭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遷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沿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爲萬足。然而翰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不爲不遜。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尙或驚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駁司。句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於利害。知無不爲。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經。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尙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爲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況臣頭有重戴。身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卽不是臣之氣勢。因茲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疾於回邪。謂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隋岸千里。堯天九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尙

期於死所。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誠。循省尤遠。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尙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儉狷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爲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旣不會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鷓鴣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離。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味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羣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己。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墮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荐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慾。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儋。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眞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

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常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神聖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常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其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躋。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視。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彊。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

高華之選。欲報嘗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古招智能之士。固使爲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瘵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至超躡。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徐州謝上表 蘇軾

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慚。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慚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旣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與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職。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氈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瓊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尙勸九歌。用稱萬壽。

奏議類

降表

王衍降表 王 鑑

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

廓定中區。奄征不諱。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觀有歸。負荆俟罪。望迴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容佇德音。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

代後蜀主孟昶降表 李 昊

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廣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鞞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南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復輒徵故事。上黷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臣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尙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

奏議類

遺表

臨命遺表 來 欽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遺表 令狐彰

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效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卽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卽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卽日望稍瘳。冀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慚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尙書劉晏。及工部尙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非近道。今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

卷十六

奏議類

策上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

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事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

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下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矣。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

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

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潛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訐。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

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虛。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隸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

善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加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奸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平邊策 王 朴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

并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說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閒謀。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閒。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性弱。知我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皆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則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策略一 蘇賦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三 蘇 軾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

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閒。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蘇 軾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旣衰且追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

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蘇 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閒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

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偃偃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嚼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

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自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罄。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宄而未練。官宄而未澄。庠序未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敝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擯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閒。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

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宄而未練。官宄而未澄。庠序未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纒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以可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自先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閒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閒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整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牽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髓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

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宄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宄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宄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手。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

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漫汗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球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過之端。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鹵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鹵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鹵獨何怪乎。

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天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

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舉爲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爲必有閒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奏議類

策下

敘燕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概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尙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懷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

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奮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尙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穴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

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族。欣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句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慴。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 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

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臣事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

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己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己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未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閒。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

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

奏議類

摺

應詔陳言摺 曾國藩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鶩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

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勸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勸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債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蒼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

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閒。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置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置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榷枿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

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數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

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曾國藩

奏爲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但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涖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御門常服掛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

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謁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賢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

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禱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污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杜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輒熟之人料其斷不

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稍鋒鏗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賽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旣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奏議類

劄子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探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卻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

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卻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疏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疏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尙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尙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閒。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疏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閒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疏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疏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冊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漢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元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理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嘔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旣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

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

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乞郡劄子 蘇 軾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

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不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讒。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樛樵。

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自上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癘。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 軾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二 朱 熹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窈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黜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

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輒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

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朱熹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其敍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

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意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

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奏議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 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効。蚩鄙已彰。臨啓慚慙。罔識所寘。謹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任 叻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効。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遵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奏議類

牋

賀正旦牋 虞 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乘翟。奉景福於一人。權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歷。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奏議類

對

賢良對 鼂 錯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

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

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嬖。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吝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

禁民挾弓弩對 晉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耒耜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鬪。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白麟奇木對 終 章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粟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竅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德。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竅之耳。

雨雹對 齊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諱忌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力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變也。今陛下不忍情愴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災異對谷 永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適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藉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菲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于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

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于百姓困而賦斂重。發于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詎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成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捐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尙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爲耳。

對利害三事 陳子昂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略盡。尙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李綱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撻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

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相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

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